魏書

四七

禮志四之二第十一　　魏書一百八

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祕書丞孫惠蔚上言臣聞國之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恒制尊卑有定體誠慤著於中百順應於外是以惟王創制爲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爲不刊之式暨秦燔詩書鴻籍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

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
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今之取證唯
有王制一篇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自
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於取正無可依攬是以
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爲朝典然持
論有深淺及義有精浮故令傳記雖一而探意
乖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玄思
洞微神心暢古禮括商周樂宣韶濩六籍幽而
重昭五典淪而復顯舉二經於和中一姬公於

洛邑陛下叡哲淵凝欽明道極應必世之期屬
功成之會繼文垂則寔惟下武而祫禘二殷國
之大事蒸嘗合享朝之盛禮此先皇之所留心
聖懷以之永慕臣聞司疑宗初開致禮清廟敢
竭愚管輒陳所懷謹案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
祫嘗祫烝鄭玄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
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魯禮三
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
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

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
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
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
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
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
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察記傳
之文何鄭祫禘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
祫祭太祖明年春祀徧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

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
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
美博士趙怡等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
月依禮應祫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爲
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孔王異議
六八殊制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議一焉
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即禮取鄭舍王禫終此晦
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神祏外食太祖明年
春享咸禘群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

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於古爲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節通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減時祭以從要省然大禮久廢羣議或殊以臣觀之理在無恠何者心制既終二殷惟始祫禘之正實在於斯若停而闕之唯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覩盛事何以宣昭令問垂式後昆乎皇朝同等三代治邁終古而令徽典缺於昔人鴻美慚於往志此禮所不行情所未許臣學不鈎深思無

經遠徒閲章句淺爾無立但欲澤聖時銘恩天
造是以妄盡區區冀有塵露所陳蒙允請付禮
官集定儀注詔曰禮貴循古何必改作且先聖
人遵綿代恒典豈朕冲闇所宜革之且禮祭之
議國之至重先代碩儒論或不一可付八坐五
省太常國子參定以聞七月侍中録尚書事北
海王詳等言奉旨集議僉以爲禘祫之設前代
彝典惠蔚所陳有允舊義請依前剋敬享清宮
其求省時祭理實宜爾但求之鮮注下逼列國

兼時奠之敬事難輙省請移仲月擇吉重閘制
可
十一月壬寅改築圓丘於伊水之陽乙卯仍有
事焉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肅宗即位三月甲子尚
書令任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
祫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
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殺祫宜存古典案禮三
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案杜預

亦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后以太
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時行事
而猶未禘王肅韋誕並以爲今除即吉故特時
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於是
停不殷祭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
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
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祫謹準
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
祫祭應停宜待年終乃後祫禘詔曰太常援引

古今並有證據可依請

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端上言謹案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大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二祧訖於周世配祭不毀

案禮學雖無廟配食禘祭謹詳聖朝以太祖道
武皇帝配圓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
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
祖獻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廟既毀
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廟配
事重不敢專決請召群官集議以聞靈太后令
曰依請於是太師高陽王雍太傅領太尉公清
河王懌太保領司徒公廣平王懷司空公領尚
書令任城王澄侍中中書監胡國珍侍中領著

作郎崔光等議竊以尚德尊功其來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業剋清禍亂德濟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聖膺期惟新魏道刑措勝殘功同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議施行

七月戊辰侍中領軍將軍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緦之内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曾孫然道武皇帝傳業無窮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遷而曾玄之孫烝嘗之薦不預拜

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今七廟之後
非直隣歸胙之靈五服之孫亦不霑出身之叙
校之墳史則不然驗之人情則未允何者禮云
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臣曾祖是帝世數未遷便
疎同庶族而孫不預祭斯之為屈今古罕有昔
堯敦九族周隆本枝故能磐石維城禦侮於外
今臣之所親生見隣棄豈所以楨幹根本隆建
公族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
祖之服以為資蔭至今行之相傳不絕而況曾

祖爲帝而不見録伏願天鑒有以照臨令皇恩洽穆宗人咸叙請付外博議求爲定準靈太后令曰付八座集禮官議定以聞四門小學博士王僧奇等議案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基二祧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冑豈得同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

雖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
列於庶人賤無能也鄭注云赴告於君也實四
廟言五者容顯考爲始封君子故也鄭君别其
四廟理協二祭而四廟者在當世服屬之内可
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毁服盡豈得同於此例
乎敢竭愚昧請以四廟爲斷國子博士李琰之
議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
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皆來古禮之制如是
其廣而當今儀注唯限親廟四愚竊疑矣何以

明之設使世祖之子男於今存者旣身是戚蕃號爲重子可得賓於門外不預碑鼎之事哉又因宜變法禮有其說記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毀爲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實四廟而言五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廟在仍通其曾玄侍祠與彼古記甚相符會且國家議親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孫乃不旁準於時后至於助祭必謂與世主相倫將難均一壽有短長世有延促終當何時可得齊同謂宜入廟之制率

從議親之條祖祧之裔各聽盡其玄孫使得駿
奔堂壇肅承禘礿則情理差通不宜復各爲例
令事事幷駁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
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暉奏臣等參量琰之等議
雖爲始封君子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
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云昭穆謂同宗父子
皆來也言未毀及同宗則共四廟之辭云未絕
與父子明崇五屬之稱天子諸侯繼立無殊吉
凶之赴同止四廟祖祧雖存親級彌遠告赴拜

薦典記無文斯由祖遷於上見仁親之義疎宗
易於下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
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
拜薦寧容輒預高祖孝文皇帝聖德玄覽師古
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緦宗即之人情
冥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
沿今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禮記祭法
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
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

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迭遷之義其在四廟也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六曰見親踈之殺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踈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倫注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指謂當廟父子爲羣不繫於昭穆也若一公十子便爲羣公子豈待數公而立稱乎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有所援引然與朝議不同如依其議匪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預列既無正據竊謂太廣臣等

愚見請同僧奇等議靈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
非唯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
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尚書以遠及諸孫太廣
致疑百僚助祭可得言狹世祖廟未毀曾玄不
預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族
之近更疎於羣辟先朝舊儀草剏未定刋制律
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執
十二月丁未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
度支尚書崔亮奏謹案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

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沾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万國賀應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朝會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鄭玄禮注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羣廟又鄭志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八月歸不及於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祫明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

宫傳曰禘於武公謹案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喪
畢祫禘似有退理詳考古禮未有以祭事廢元
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朓不吉容改筮三旬尋
攝太史令趙翼等列稱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
請移禘祀在中旬十四日時祭移二十六日猶
曰春禘又非退義祭則無黷怠之譏三元有順
軌之美旣被成旨宜即宣行臣等伏度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君舉必書恐貽後誚輒訪引古籍
竊有未安臣等學缺通經識不稽古備位樞納

可否必陳冒陳所見伏聽裁衷靈太后令曰可
如所執
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
室或云九室頻屬年飢遂寢至是復議之詔從
五室及元議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
配之禮迄無所設
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
時疑其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案王制云
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

王者立四廟鄭玄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爲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有太祖乃得爲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鄭玄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爲釋高祖爲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又喪服

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玄云謂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毁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

應爲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唯祀征西巳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準前軌若重規襲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毀且三世巳前廟及於五立孫巳後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泰公䟽爵列土大啓河山傳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內名

班昭穆之序雖應爲太祖而尚在禰位不可遠
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
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
夫循文責實理貴允當考朔宗祊得禮爲美不
可苟薦虛名取榮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爲允又
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制令名准大夫案如
禮意諸侯奪宗武始四時蒸嘗宜於秦公之廟
博士盧觀議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巳下降殺以兩庶人無
廟死爲鬼焉故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是以諸
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諸侯
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
去壇爲墠去墠爲鬼至於禘祫方合食太祖之
官大傳曰別子爲祖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
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說不得祖禰者不得立
其廟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謂世世祖受封

之君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
君不得祀别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
親服後世遷之乃毁其廟耳愚以爲遷者遷於
太祖廟毁者從太祖而毁之若不遷太祖不須
廢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封故復見乃毁之節何
以知之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
正祖爲輕一朝頻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
君六世已前虛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爲通論曾
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唯四祖考不與焉明太

祖之廟必不空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后稷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即大禹之身言子謂啓誦之世言孫是迭遷之時禹為受命不毀親湯為始君不遷五主文武為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䙴遠祖漢侍中植所說云然鄭玄馬昭亦皆同爾且天子逆加二祧得并為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為

不得爲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二祧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節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爲太祖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爲是禮緯又云諸侯五廟親四始封之君或上或下雖未居正室無廢四祀之親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實殷湯時制不爲難也

聊復標牓略引章條愚戇不足以待大問侍中太傅清河王懌議太學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良由去聖久遠經禮殘缺諸儒注記典制無因雖稽考異聞引證古誼然用捨從世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相國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

極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爲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爲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止於高曾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

孫世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遠稽禮緯諸儒所說近循晉公之廟故事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又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乎存上自天子下逮

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惟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懌況臣聞君喪

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懌又議曰古者七廟廟堂皆別光武已来異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云廟皆四栿五架北廂設坐東昭西穆是以相國構廟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準要須議行新令然後定其法制相國之

廟已造一室寔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詔依懌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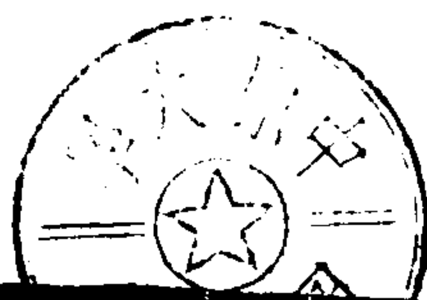
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遷於太廟太社石主將遷於社宮禮官云應用幣中書侍郎裴伯茂時爲祖祀文伯茂據故事太和中遷社宮高祖用牲不用幣遂以奏聞于時議者或引大戴禮遷廟用幣今遷社宜不殊伯茂據尚書召誥應用牲詔遂從之

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

制兼度支尚書崔昻司農卿盧元明秘書監王
元景散騎常侍裴獻伯國子祭酒李渾御史中
尉陸操黃門侍郎李騫中書侍郎陽休之前南
青州刺史鄭伯猷秘書丞崔劼國子博士邢峙
國子博士宗惠振太學博士張毓太學博士高元
壽國子助教王顯季等議案禮諸侯五廟太祖
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
親廟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
四室二間兩頭各一頰室夏頭徘徊鴟尾又案

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祔祭儀法執事
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
數既隆備物殊等准據今廟宜開四門内院南
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内院牆
四面皆架爲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
器及祭服内外門牆並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
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爲典祠廨并厨宰東爲廟
長廨并置車輅其北爲養犧牲之所詔從之

禮志四之二第十一　魏書一百八



禮志四之三第十二　　魏書一百八

魏自太祖至於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崩悉依漢魏既葬公除唯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將營山陵九月安定王休齊郡王簡咸陽王禧河南王幹廣陵王羽穎川王雍始平王勰北海王詳侍中太尉錄尚書事東陽王丕侍中司徒淮陽王尉元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等率百寮詣闕表曰上靈不弔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

土痛慕斷絶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號罔極臣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剏法亦務適時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後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刋之金冊伏惟陛下至孝發衷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大舜孝慕之德實非俯遵濟世之道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万機事殷不可暫曠春秋烝嘗事難廢闕伏願天鑒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

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奉終之禮詔曰凶禍甫爾未忍所請休等又表曰臣等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雖虛置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缺夫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以理貴隨時義存百姓是以君薨而即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即葬豈待同軌葬而即

喜不必終喪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政術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遭罔極之艱永慕崩號哀過虞舜誠是万古之高德曠世之絶軌然天下至廣万機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制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抑哀毀之至誠思在予之深責仰遵先志典册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請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休等又表曰臣等頻煩上聞

仰申誠欵聖慕惟遠未垂昭亮伏讀哀灼憂心如焚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濟世爲務經綸天下者特以百姓爲心故万機在躬周康弗獲申其慕漢文作戒孝景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叡聖淵識慮及始終明詔垂於典策遺訓備于末命聿修厥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冒重陳乞垂聽訪以副億兆之望詔曰仰尋

遺旨俯聞所奏倍增號絶山陵可依典冊如公
卿所議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別當備敘在心旣
葬休又表曰奉被癸酉詔書述遺誡之旨昭違
從之義遵儉葬之重式稱孝思之深誠伏讀未
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卽就伏惟陛下永
慕崩號倍增摧絶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庇
心之至不敢不陳咸以爲天下之至尊莫尊於
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於万機至尊故不得以
常禮任巳至重亦弗獲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漢

已降逮于魏晉葬不過踰月服不渝三旬良以
叔世事廣禮隨時變不可以無爲之法行之於
有爲之辰文質不同古今異制其來久矣自皇
代革命多歷年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數
代之故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理宜然
也文明太皇太后欽明稽古聖思淵深所造終
制事合世典送終之禮既明遺誥之文載備奉
而行之足以垂風百王軌儀萬葉陛下以至孝
之誠哀毀過禮三御不充半溢晝夜不釋經帶

永思纏綿滅性幾及百姓所以憂懼失守臣等所以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徹上靈貫被幽顯況今山陵告終 咸畢日巳淹月仍不卜練比之前世理爲過矣願陛下思大孝終始之義愍億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終制以時即吉一日萬機則天下蒙恩率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祔禫之禮詔曰比當別敘在心既而帝引見太尉丕及羣臣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右詔尚

書李沖宣旨於王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羣官共論政治平秩民務何圖一旦禍酷奄鍾獨見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毒五内崩摧丕對曰伏奉明詔羣情圮絶臣與元等不識古義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重光世襲至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臣所目見唯先帝外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竊聞所傳無異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

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目等叩心絶氣坐不安席顧暫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冊遺令奉行前式無失舊典詔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極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既不能待没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憂怖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聞祖宗情專武略未脩文教朕今仰禀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喪禮之儀古今

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雖在衰服之中
以喪禮事重情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自尋覽
今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且可
聽之高祖謂明根曰朕丁罹酷罰日月推移山
陵已過公卿又依金冊據案魏晉請除衰服重
聞所奏倍增號哽前者事逼山陵哀疚頓弊未
得論叙今故相引欲具通所懷卿前所表除釋
衰麻聞之實用悲恨于時親侍梓宮匍匐筵几
哀號痛慕情未暫闋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何

於人情之不足夫聖人制卒哭之禮授練之變皆奪情以漸又聞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明根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卜葬之初因奏練除之事仰傷聖心伏增悲悚高祖曰鄉等咸稱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以後未之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故身襲袞冕以行即位之禮又從儲宮而登極者君德未沇臣義

不洽天下顯顯未知所傒故須備朝儀示皇極
之尊及后之喪也因父在不遂即生情易之情
踵以為法諒知敦厚之化不易遵也朕少蒙鞠
育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備誨雖
自蒙昧粗解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咎戾朕誠不
德在位過紀雖未能恩洽四方化行万國仰稟
聖訓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
慕之心使情禮俱損喪紀圮壞者深可痛恨高
閭對曰太古既遠事難襲用漢魏以来據有成

事漢文繼高惠之蹤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猶垂三旬之禮孝景承平遵而不變以此言之不爲即位之際有所逼懼也良是君人之道理自宜然又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冊之旨同於前式伏願陛下述遵遺令以副羣庶之情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謁高祖曰漢魏之事與今不同備如向說孝景雖承昇平之基

然由嫡子即位君德未顯無異前古又父子之
親誠是天屬之重然聖母之德昊天莫報思自
殞滅豈從衰服而已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告奪
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遺絶万機荒廢政事
羣官所以憏憏亦懼機務之不理矣今仰奉冊
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存
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寫泄悲慕上無失導誨
之志下不乖衆官所請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
公卿宜審思朕懷不當固執至如杜預之論雖

暫適時事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孔聖稱喪與其易也寧戚而預於孝道簡略朕無取焉祕書丞李彪對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往史雖論功比德事有殊絕然母子之親抑亦可擬願陛下覽前世之成規遵金冊之遺令割哀從議以親万機斯誠臣下至心兆庶所願高祖曰既言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復稱孝章從吉

不受譏前代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仰
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蓋聞孝子之居喪見美
麗則感親故釋錦而服麤衰內外相稱非虛加
也今者豈徒顧禮違議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
發於衷而欲肆之於外金冊之意已具前荅故
不復重論又卒日奉旨不忍片言後事遂非嘿
嘿在念不顯所懷今奉終之事一以仰遵遺冊
於令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雖無丁
蘭之感庶聖靈不奪至願是以謂無違旨嫌諸

公所表稱先朝成式事在可準朕仰惟太祖龍飛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歷皆以四方未一羣雄競起故銳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顯祖亦心存武烈因循無改朕承累世之資仰聖善之訓撫和內外上下輯諧稽參古式憲章舊典四海移風要荒革俗仰遵明軌庶無愆違而方於禍酷之辰引末朝因循之則以爲前準非是所喻高閭對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頗同魏晉又適於時故敢仍請高祖曰卿等又稱今

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万機事廣不可暫曠朕以卿苦見逼奪情不自勝尋覽喪儀見前賢論者稱卒哭之後王者得理庶事依據此文又從遺冊之旨雖存衰服不廢万機無闕庶政得展罔極之思於情差申高閭對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衰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爲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爲疑高祖曰卿等猶以朕之未除於上不忍專釋於下柰何令朕獨忍於親舊論云王者不遂三年

之服者屈己以寬羣下也先后之撫羣下也念
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慕之思旣不求寬朕
欲盡罔極之慕何爲不可但逼遺册不遂乃心
將欲居廬服衰寫朝夕之慕升堂襲素理日
昊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吉不害於凶凶
無妨於吉以心處之謂爲可尒遺旨之文公卿
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衰襲吉從此而行情實未
忍遂服三年重違旨誥今處二理之際唯望至
朞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

一經忌日情結差申案禮卒哭之後將受變服
於朕受曰庶民及小官皆命即吉內職羽林中郎
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已上無衰服者
素服以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衰服者變從練禮
外臣三月而除諸王三都駙馬及內職至來年
三月晦朕之練也除凶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隨
朕所降此雖非舊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
近之別明根對曰聖慕深遠孝情彌至臣等所
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正歲序改

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遺誥之意何待朞年
高祖曰冊旨速除之意慮廣及百官久曠衆務
豈於朕一人獨有違奪今既依次降除各不廢
王政復何妨於事而猶奪朞年之心高閭對曰
昔王孫倮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不爲
不孝此雖貴賤非倫事頗相似臣敢借以爲諭
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干奏
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
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高祖曰王孫士安皆誨

子以儉送終之事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者蓋謂慢孝忘禮肆情違度今梓宮之儉玄房之約明器幃帳一無所陳如斯之事卿等所恐衰服之告乃至聖心畢己申下之意寧可苟順沖約之旨而頓絕創巨之痛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又表稱春秋蒸嘗事難廢闕朕聞諸夫子吾不與祭如不祭自先朝以來有司行事不必躬親比之聖言於事殆闕賴蒙慈訓之恩自行致敬之禮今昊天降罰

殃禍上延人神喪恃幽顯同切想宗廟之靈亦
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仰思成訓倍增痛
絶豈忍身襲袞冕親行吉事高閭對曰古者郊
天越紼行事宗廟之重次於郊祀今山陵已畢
不可久廢廟饗高祖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
忍之心具如前告脫至廟庭號慕自纏終恐廢
禮公卿如能獨行事在言外李彪曰三年不爲
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今欲廢禮闕樂臣
等未敢高祖曰此乃宰予不仁之說已受責於

孔子不足復言羣官前表稱高宗徒有諒闇之
言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闇默之難周公禮制
自茲以降莫能景行言無可遵之式良可怪矣
復云康王旣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於是
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缺朕謂服美不安
先賢有論禮畢居喪著在前典或虧之言有缺
之義深乖理衷高閭對曰臣等據案成事依附
杜預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衆議實如
明旨臣等竊惟曾參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爲

非禮及錄其事唯書七日不稱三年蓋重其初慕之心伏惟陛下以万乘之尊不食音於五日旣御則三食不充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膽塗地躬行一日足以貫被幽顯豈宜衰服三年以曠機務夫聖人制禮不及者企而及之過之者俯而就之伏願陛下抑至慕之情俯就典禮之重誠是臣等悽悽之願高祖曰恩隆德厚則思戀自深雖非至情由所感發然曾參之孝曠代而有豈朕今日所足論也又前表稱古者葬而

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朕以爲旣葬即吉蓋其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諒非光治興邦之化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公卿偏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在於斯殆非義也昔平日之時公卿每奏稱當今四海晏安諸夏清泰禮樂日新政和民悅蹤侔軒唐事等虞禹漢魏已下固不足仰止聖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昔文

毋上承聖主之資下有賢子之化唯助德宣政
因風致穆而已當今衆事草剏万務惟始朕以
不德沖年踐祚而聖母匡訓以義方詔誨以政
事經綸內外憂勤億兆使君臣恊和天下緝穆
上代已來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有可擬則從衆
議堯雖棄子禪舜而舜自有聖德不假堯成及
其祖也猶四海遏密終於三年今慈育之恩詔
敎之德尋之曠代未有匹擬既受非常之恩寧
忍從其常式況未殊一時而公卿欲令即吉冠

冕黼黻行禮廟庭臨軒設懸饗會万國壽晝求
心實所未忍高閭對曰臣等遵承冊令因循前
典惟願除衰即吉親理万機至德所在陛下欽
明稽古周覽墳籍孝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
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
風緝穆民庶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朔北有不
臣之虜東西二蕃雖文表稱順情尚難測是以
臣等猶懷不虞之慮高祖曰魯公帶絰從師晉
侯墨衰敗寇往聖無譏前典所許如有不虞雖

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戎旅之事以廢喪紀哉李彪對曰昔太伯父死適越不失至德之名夫豈不懷有由然也伏願抑至慕之心從遺告之重臣聞知子莫若父母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難奪故豫造金冊明著遺禮今陛下孝慕深遠果不可奪臣等常辭知何所啓高祖曰太伯之言有乖令事諸情備如前論更不重叙古義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朕則當除衰闇默委政

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明根對曰陛下孝
侔高宗慕同大舜服衰麻以申至痛理万機以
從遺旨興曠世之廢禮制一代之高則臣等伏
尋淵默不言則代政將曠仰順聖慕之心請從
衰服之旨東陽王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雖
衰老無識敢奏所聞自聖世以來大諱之後三
月必須迎神於西攘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
以來未之或易高祖曰太尉國老言先朝舊事
誠如所陳但聰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以道不

召自至苟失仁義雖請弗來大禍三月而備行吉禮深在難忍縱即吉之後猶所不行況數旬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万得之一失未可以爲常式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但公卿執奪朕情未忍從遂成往復追用悲絶上遂號慟群官亦哭而辭出壬午詔曰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即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見群官具論所懷令依禮既虞卒哭免此月二十日

夫在天莫明於日月在人莫明於禮儀先王以安上治民用成風化苟或失之斯亡云及聖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慾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殺長幼衆寡之節本於人心會於神道故使三才惟穆百姓允諧而淳澆世殊質文異設損益相仍隨時作範秦滅儒經漢承其弊三代之禮蓋如綫焉劉氏中興頗率周典魏晉之世抑有可知自永嘉擾攘神州蕪穢禮壞樂崩人神

殲殄太祖南定燕趙日不暇給仍世征伐務恢
疆宇雖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於經國軌儀互
舉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闕遺高祖稽古率由
舊則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朝章國範煥乎復振
早年厭世叡慮未從不爾劉馬之迹夫何足數
世宗優遊在上致意玄門儒業文風顧有未洽
墜禮淪聲因之而往肅宗已降魏道衰羸太和
之風仍世凋落以至於海內傾圮綱紀泯然嗚
呼魯秉周禮國以克固齊臣撤器降人折謀治

黑屨侍臣各易以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
遂哀哭至乙夜盡戊子質明薦羞奏事中散已
上冠服如侍臣刺史巳下無變高祖薦酌神部
尚書王諶讚祝訖哭拜遂出有司陽祥服如前
侍中跽奏請易祭服進縞冠素紕白布深衣麻
繩履侍臣去幘易幍羣官易服如侍臣又引入
如前儀曹尚書游明根升廟跽慰復位哭遂出
引太守外臣及諸部渠帥入哭次引蕭賾使幷
雜客入至甲夜四刻侍御散騎常侍司衛監以

上升廟哭既而出帝出廟停立哀哭久而乃還
十月太尉丕奏曰竊聞太廟已就明堂功畢然
享祀之禮不可久曠至於移廟之日須得國之
大姓遷主安廟神部尚書王諶既是庶姓不宜
參豫臣昔以皇室宗屬遷世祖之主先朝舊式不
敢不聞詔曰具聞所奏尋惟平日倍增痛絕今
遵述先旨營建寢廟既而粗就先王制禮職司
有分移廟之日遷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親
自行事不得越局專委大姓王諶所司惟贊板

而已時運流速奄及縞制復不得哀哭於明堂
後當親拜山陵寫泄哀慕
是年高麗王死十二月詔曰高麗王璉守藩東隅
累朝貢職年踰期頤勤德彌著今既不幸其赴
使垂至將爲之舉哀而古者同姓哭廟異姓隨
其方皆有服制今既久廢不可卒爲之衰且欲
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爲盡一哀以見其使
也朕雖不嘗識此人甚悼惜之有司可申敕備辦
事如別儀

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祖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絶聲㒵幕越席爲次侍臣侍哭壬申高祖以忌日哭於陵左哀至則哭侍哭如昨帝二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監玄殿是夜徹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宫

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幼議者以爲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爲衰而不裳免而不經又無腎麻縿垂唯有絞帶時博士孫惠蔚上書言

臣雖識謝古人然微涉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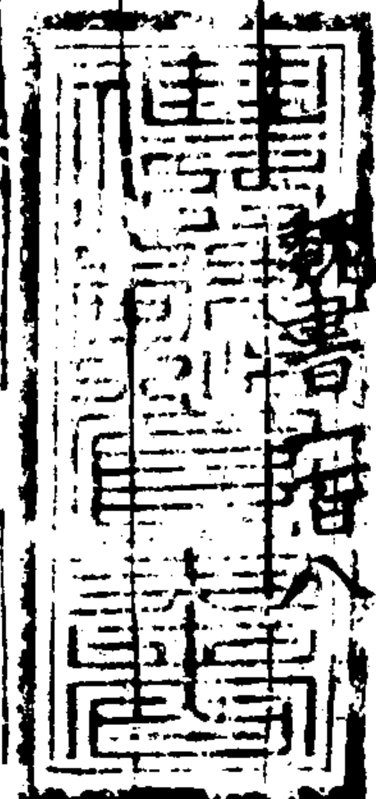
禮驗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爲不異以玉藻二簡微足明之曰童子之節錦紳并細錦即大帶既有佩觿之韋又有錦紐之紳此明童子雖幼已備二帶以凶類吉則胥經存焉又曰童子無緦服鄭注曰雖不服緦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長幼俱服童子爲服之緦猶免深衣況居有服之斬而又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常服類

深衣裒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以便其使往則不麻不往則經如使童子本自無麻禮要首聽與不聽俱闕兩經唯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以此論之有經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廬之節理儉於責疑不裳不經之制未覩其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闇之言將謂

童子時甫稚齡未就外傅出則不交族人內則
事殊長者餕旨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
其無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
居二九質並成人受道成均之學釋菜上庠之
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唯有奄身
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許
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
禮至敬之處其於婉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
之則男女雖幼理應有裳但男女未冠禮謝三

加女子未出衣殊狄褖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
子雖不當室苟以成人之心則許其人服緦之
經輕猶有經斬重無麻是為與輕而奪重非禮
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又衰傍有袵以掩裳
際如使無裳袵便徒設若復去袵衰又不備設
有齊斬之故而便成童男女唯服無袵之衰去
其裳經此必識禮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
於已而立制於人是為違制以為法從制以誤
人恕禮而行理將異此詔從其議

禮志四之三第十二





禮志四之四第十三　魏書一百八

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邕劉懷義封軌高綽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寧居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爲品庶生二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卿劉芳議案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

別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
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
通庶人以爲差謬何以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
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
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既如此
分明豈得通於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
人祭於寢也兼累世承嫡方得爲嫡子嫡孫耳
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別變除云爲五世
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矣案喪服

經無嫡孫爲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爲長子三
年嫡孫朞傳及注因說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既
不復爲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
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下
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今世則
玆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
朞爲允景邕等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
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大夫[illegible]每條標列逮
於庶人含而不述比同士制[illegible]後疑也唯有庶

人爲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露濡異識咸咸承重主嗣寧甄寢廟嫡孫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襲末代僭▆可以語通典是以春秋譏於世卿王制稱大夫不世此明訓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爲祖三年正文而有禑爲嫡孫者豈祖以嫡服已已與庶孫同爲祖服朞於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未嘗變也準古士

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即古之廟士也假令
終德未班朝汝苟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
士流當訓章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
位未是成人之善也芳又議國子所云喪服雖
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內全
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專士以上此經傳
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喪服變除云父爲
長子斬自天子達於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〻
之明據也且承重者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廟

主了不云寢又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至如左氏詩易尚書論語皆有典證或是未稽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謂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弈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

位之明謚也士皆世祿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覩其綱未照其目也案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從故以第八品準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以其員外之資爲第十六品也豈得爲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謹如前議景等又議喪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顯列唯有庶人含而不言此通下之義了然無惑且官族者謂世爲其功食舊德者謂德侯者世位興滅國繼絶世主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

絶者耳且金貂七毦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世禄乎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所繼求還為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即晉世之成規也尚書邢巒奏依芳議詔曰嫡孫為祖母禮令者

慇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

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虎并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元珍上言案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歳刑龍

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依律結刑五歲三公郎中崔鴻駮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虎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即吉之月如其依鄭玄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禮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則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既可以從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復有罪乎求之經律理實未允下更祥辨珍又

上言案士虞禮三年之喪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猶閒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素琴鄭云鼓琴者存樂也孔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鄭注與鄭志及踰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爲此謂存樂也非所謂樂樂者使工爲之晉博士許猛解三驗曰案黍離麥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若斯之類豈可謂之金石之樂哉是以徒歌謂

之謡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乃所謂樂也至於素琴以示終笙歌以省哀者則非樂矣間傳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縞麻衣大祥之服也雜記注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黃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志趙商問鄭玄答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徙月而樂許猛釋六徵曰樂者自謂八音克諧之樂也謂在二

十八月工奏金石之樂耳而駮云大祥之後喪事終矣脫如此駮禫復焉施又駮云禫中鼓琴復有罪乎然禫則黃裳未大吉也鼓琴存樂在禮所許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韻既未徙月不罪伊何又駮云禫中既得從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檢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没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寔爲大尤罪其焉捨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鄭義喪凶尚遠而欲速除何忽

怨者哉下府愚量鄭爲得之何者禮記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遠日又論語云喪與其易寧戚而服限三年痛盡終身中月之解雖容二義尚遠寧戚又檢王杜之義起於魏末晉初及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駮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爲六徵三驗上言於晉武帝曰夫禮國之大典兆民所日用豈可二哉今服禫者各各不同非聖世一統之謂鄭玄說二十七月禫甚乖大義臣每難鄭失六有徵三有驗初未能破臣難而通

玄說者如猗之意謂鄭義廢矣太康中許猛上言扶鄭釋六禫解三驗以鄭禫二十七月為得猗及王肅為失而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爲衷晉武從之王杜之義於是敗矣王杜之義見敗者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贊王欲虧鄭之成軌竊所未寧更無異義還從前處鴻又駁曰案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虎生自戎馬之鄉不蒙稽古之訓數月成年便懼違緩原其本非貪榮求位而欲責

以義方未可便介也且三年之喪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以中爲閒王杜以爲是月之中鄭亦未爲必會經旨王杜豈於必乖聖意既諸儒探賾先聖後賢見有不同晉武後雖從宋昌許猛之駮同鄭禫議然初亦從程猗賛成王杜之言二論得否未可知也聖人大祥之後鼓素琴成笙歌者以喪事既終餘哀之中可以存樂故也而樂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後爲樂樂必使工爲之庶民凡品於祥前鼓琴可無

罪乎律之所防豈必爲貴士亦及凡庶府之此
義彌不通矣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爲踰月
則可矣尒則大祥之後喪事已終鼓琴笙歌經
禮所許龍虎欲宿衛皇宮豈欲合刑五歲就如
鄭義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
素冠縞紕及黃裳綵纓以居者此則三年之餘
哀不在服數之内也衰絰則埋之於地杖則棄
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府以大祥之後不爲喪
事之終何得復言素琴以示終也喪事尚遠日

誠如鄭義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實爲
怱怱於戚之理合在情責便以深衣素縞之時
而罪同杖經苫凷之日於禮憲未允詳之律意
冒喪求仕謂在斬焉草土之中不謂除衰杖之
後也又龍虎具列居喪日月無所隱冒府應告
之以禮遣還終月便幸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
遵禮敦風愛民之致乎正如鄭義龍虎罪亦不
合刑怱怱之失宜科鞭五十
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懌第七叔母北海王妃

劉氏薨司徒平原郡開國公高聲兄子太子洗
馬負外　士並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請
下禮官議決太學博士封祖冑議喪大記云朞
九月之喪既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
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世叔母故
主宗子直云飲酒食肉不言不與人樂之鄭玄
云義服恩輕以此推之　明義服葬容有樂理
又禮大功言而不議小功議而不及樂言論之
閒尚自不及其於聲作明不得也雖復功德樂

在宜止四門博士蔣雅哲議凡三司之尊開國之重其於王服皆有厭絶若尊同體敵雖䟽尚宜徹樂如或不同子姓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國子助教韓神固議可以展耳目之適絲竹可以肆遊宴之娛故於樂貴縣有哀則廢至若德儉如禮升降有數文物昭旂旗之明錫鑾爲行動之響列明貴賤非措哀樂於其間矣謂威儀鼓吹依舊爲允兼儀曹郎中房景先駁曰案祖胄議以功德有喪鼓吹不作

雅哲議齊衰卒哭簫管必陳準之輕重理用未安聖人推情以制服據服以副心何容拜虞生之奠於神宮襲衰麻而奏樂大燧一移哀情頓盡反心以求豈制禮之意也就如所言義服恩輕既虞而樂正服一朞何以為斷或義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復何品節雅哲所議公子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案古雖有尊降不見作樂之文未詳此據竟在何典然君之於臣本無服體但恩誠相感致存隱惻是以仲遂卒

垂笙篇不入智悼在殯杜蕢明言豈大倫之痛既殯而樂乎又神固等所議以爲笳鼓不在樂限鳴鐃以警衆聲笳而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貴賤耳雖居哀恤施而不廢粗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諸正典未爲符合案詩云鍾鼓既設鼓鍾伐鼛又云於論鼓鍾於樂辟雍言則相連豈非樂乎八音之數本無笳名推而類之簫管之比豈可以名稱小殊而不爲樂若以王公位重威飾宜崇鼓吹公給不可私辭者魏絳和戎受金

石之賞鍾公勳茂蒙五熟之賜若審功膺賞君命必行豈可陳嘉牢於齊殯之時擊鍾磬於疑祔之後尋究二三未有依據國子職兼文學令問所歸宜明據典謨曲盡斟酌率由必衷以辨深惑何容總議並申無所析剖更詳得失據典正議秘書監國子祭酒孫惠蔚太學博士封祖冑等重議司空體服衰麻心懷慘切其於聲樂本無作理但以鼓吹公儀致有疑論耳案鼓吹之制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有重位

茂勳乃得備作方之金石準之管絃其爲音奏
雖曰小殊然其大體與樂無異是以禮云鼓無
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竊惟今者加台司之
儀蓋欲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於吉便是
一人之年悲樂並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
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娛己今
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其從寧
戚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飾者所

以顯槐鼎之至貴彰宰輔之爲重今二公地處
尊親儀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
不樂今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述理節
情愚謂爲允詔曰可從國子後議

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衰三年
詔禮官博議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議喪
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母傳曰先君餘尊
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
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

厭不得申其罔極依禮大功據喪服厭降之例並無從厭之文今太妃旣捨六宮之稱加太妃之號爲封君之母尊崇一國臣下固宜服朞不得以王服厭屈而更有降禮有從輕而重義包於此太學博士封偉伯等十人議案臣從君服降君一等君爲母三年臣則朞今司空以仰厭先帝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容有過但禮文殘缺制無正條竊附情理謂宜小功庶君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之差頗會禮意清河國郎中

令韓子熙議謹案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妻傳曰何以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敢過大功也夫以一國之貴子猶見厭況四海之尊固無申理頃國王遭太妃憂議者援引斯條降王之服尋究義例頗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或爲士或爲大夫士之卑賤不得仰匹親王正以餘厭共同可以奪情相擬然士非列土無臣從服今王有臣復不得一準諸士矣議者仍令國臣從服以朞嚚昧所見未曉高趣案不杖章

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傳所以深釋父卒爲祖服斬者蓋恐君爲祖朞臣亦同朞也明臣之後朞由君服斬若由若服斬然後朞則君服大功安得亦朞也若依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從朞若依爲君之父母則出應申三年此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則須去此引此則須去彼終不得兩服功朞渾雜一圖也議者見餘尊之厭不得過大功則令王依庶昆弟

見不杖章有爲君之父母便令臣從服以朞此乃據殘文守一隅恐非先聖之情達禮之喪矣且從服之體自有倫貫雖秩微閹寺位卑室老未有君服細絰裁踰三時臣著踈衰獨涉兩歳案禮天子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其餘不服也唯近臣閹寺隨君而服耳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此三條是從服之通旨較然之明例雖近臣之賤不過隨君之服未有君輕而臣服重者也議

者云禮有從輕而重臣之從君義包於此愚謂
服問所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直
是禮記之異獨此一條耳何以知其然案服問
經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而大傳
云從服有六其六曰有從輕而重注曰公子之
妻爲其皇姑君從輕而重不獨公子之妻者則
鄭君宜更見流輩廣論所及不應還用服問之
文以釋大傳之義明從輕而重唯公子之妻臣
之從君不得包於此矣若復有君爲母大功臣

從服朞當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爲母大功臣從服朞何爲不備書兩條以杜將
來之惑而偏著一事彌結今日之疑且臣爲君
毋乃是徒從徒從之體君亡則已妻爲皇姑旣
非徒從雖公子早没可得不制服乎爲君之父
母妻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蓋以恩輕
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姑没遥域過朞而後
聞喪復可不稅服乎若姑亡必不關公子有否
聞喪則稅不許日月遠近者則與臣之從君聊

自不同矣又案臣服君黨不過五人悉是三年其餘不服妻服夫黨可直五人乎朞功以降可得無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謂臣有合離三諫待决妻無去就一醮終身親義既有參差喪服固宜不等故見厭之婦可得申其本服君屈大功不可過從以朞所以從厭而齊專屬公子之妻隨輕而重何關從服之臣尋理求途儻或在此必以臣妻相準未覩其津也子熈誠不能遠探墳籍曲論長智

請以情理校其得失君遭毋憂臣創之痛臣之爲服從君之義如何君至九月便蕭然而即吉臣猶朞年仍衰哭於君第創臣而反輕從義而反重緣之人情豈曰是哉侍中崔光學洞今古達禮之宗頃探幽立義申三年之服雖經典無文前儒未辨然推例求旨理亦難奪若臣服從朞宜依侍中之論脫君仍九月不得如議者之談耳嬴氏焚坑禮經殘缺故今追訪靡據臨事多惑愚謂律無正條須準傍以定罪禮闕舊

文宜準類以作憲禮有朞同緦功而服如齊疏者蓋以在心實輕於義乃重故也今欲一依喪服不可從君九月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君母詳諸二途以取折衷謂疊麻布可如齊衰除限則同小功所以然者重其衰麻尊君母蹙其日月隨君降如此衰麻猶重不奪君母之嚴日月隨降可塞從輕之責矣尚書李平奏以謂禮臣爲君黨妻爲夫黨俱爲從服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朞今

司空臣懌自以尊厭之禮奪其罔極之心國臣
厭所不及當無隨降之理禮記大傳云從輕而
重鄭玄注云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旣舅不厭婦
明不厭者還應服其本服此則是其例詔曰禮
有從無服而有服何但從輕而重乎懌今自以
厭故不得申其過隙衆臣古無疑厭之論而
有從輕之據曷爲不得申其本制也可從尚書
及景林等議尋詔曰比決淸河國臣爲君母服
朞以禮事至重故追而審之今更無正據不可

旨章生條但君服既從而臣服仍遠禮緣人情
遇厭須變服可還從前判既葬除之
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于式乾殿侍中中
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與詹
事王顯中庶子侯剛奉迎肅宗於東宮入自万
歲門至顯陽殿哭踊久之乃復王顯欲須明乃
行即位之禮崔光謂顯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
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而太子立國之
常典何須中宮令也光與于忠使小黃門曲集

奏置兼官行事於是光兼太尉黃門郎元昭兼侍中顯兼吏部尚書中庶子裴儁兼吏部郎中書舍人穆弼兼謁者僕射光等請肅宗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肅宗西面哭十數聲止服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進璽綬肅宗跪受服

皇帝衮冕服御太極前殿太尉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群官於庭中北面稽首稱万歲

熈平二年十一月乙丑太尉清河王懌表曰臣聞百王所尚莫尚於禮於禮之重喪紀斯極世

代沿革損益不同遺風餘烈異行終在至如前
賢往喆商攉有異或並證經文而論情别緒或
各言所見而討事共端雖憲章祖述人自名家
而論議紛綸理歸群正莫不隨時所宗各爲一
代之典自上逹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之儀專
擅於漢朝王肅之禮獨行於晉世所謂共同軌
文四海畫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
降之節去來閭巷之容出入閨門之度尚須疇
諮禮官博訪儒士載之翰帋著在通法辯荅乖

殊證據不明即詆訶疵謬糾劾成罪此乃簡牒
成文可具閱而知者也未聞有皇王垂範國無
一定之章英賢贊治家制異同之式而欲流風
作則永貽來世比學官雖建庠序未修稽考古
今莫専其任暨乎宗室喪禮百寮凶事冠服制
裁日月輕重率令博士一人輕尒議之廣陵王恭
北海王顥同爲庶母服恭則治重居廬顥則齊
朞堊室論親則恭顥俱是帝孫語貴則二人並
爲蕃國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俄爲舛駁莫

有裁正懿王昵戚尚或如斯自茲已降何可紀極歷觀漢魏喪禮諸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往復成規或一代詞宗較然爲則況堂堂四海藹藹如林而令喪禮參差始於帝族非所以儀刑万國綴旒四海臣忝官台傅備位喉脣不能秉國之鈞致斯爽缺具瞻所誚無所逃罪謹略舉恭顯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異之失乞集公卿樞納內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使禮無異準得失有歸并因事而廣永爲條例庶

塵岳沾河微酬万一靈太后令曰禮者爲政之本何得不同如此可依表定議事在張普惠傳

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於瑶光寺肅宗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徵符月晷方融壼化奄至崩殂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及龕定難是賴謨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爲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有司奏案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魄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尊憑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

之典庭局狹隘非容百官之位但昔逕奉接義成君臣終始情禮理無廢絶輒準故式立儀如別內外群官權改常服單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詔可

十一月侍中國子祭酒儀同三司崔光上言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后群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云案喪服記雖云改葬緦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馬融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鄭及三重然而

後來諸儒符融者多與玄者少今請依馬王諸
儒之議至尊宜服緦案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内
宗鄭注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親服至
尊也今皇太后雖上奉宗廟下臨朝臣至於爲
姑不得過朞計應無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
三年亦宜有緦自餘王公百官爲君之母妻唯
朞而已並應不服又太常愽士鄭六議云謹檢
喪服并中代雜論記云改葬緦鄭注臣爲君子
爲父妻爲夫親見屍柩不可以無服故服緦三

年者緦則朞已下無服竊謂鄭氏得服緦之旨謬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康成之服緦既葬而除愚以爲允詔可

二年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爲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光從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爲證光據禮記縞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爲外祖又有師恩

太后不許公除衰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焉而不哭是則朋友有朞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顔淵之喪饋練肉夫子受之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哀則容一朞不舉樂也孔子旣大練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由是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毋言師祖之尊是則一朞之内猶有餘哀且禮毋有喪服聲之所聞

癸未詔三公袞冕八章太常鷩冕六章用以陪薦

甲申長至祀昊天於委粟山大夫祭疑

二年立方澤於河陰仍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三帝陵

禮志四之一第十　　魏書一百八

陸子彰舉詔三往敦喻王固執詔不許乃從

甍月

太祖天賜三年十月占授著作郎王亶弟造兵

法

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儺之禮遂燿

兵示武更爲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

擊鍾鼓以爲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爲

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回轉易以相赴就有飛

龍騰蛇之變爲函箱魚鱗四門之陳凡十餘法

踞起前卻莫不應節陳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
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
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爲盛觀自後踵以
爲常
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甲午冠皇太子恂於廟
丙申高祖臨光極堂太子入見帝親詔之事在
恂傳六月高祖臨光極堂引見群官詔曰比冠
子恂禮有所闕當思往失更順將來禮古今殊
制三代異章近冠恂之禮有三失一朕與諸儒

同誤二諸儒違朕故令有三誤今中原兆建百
禮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歎春秋襄公將至
衞以同姓之國問其季幾而行冠禮古者皆灌
地降神或有作樂以迎神胙失作樂至廟庭朕
以意而行拜禮雖不得降神於理猶差完司馬
彪云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
天冠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雖非
正經孔子之言與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
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禮此朝廷之失冠禮朕

以爲有實諸儒皆以爲無實朕既從之復令有失孔所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謂太子太傅穆亮等拜謝高祖曰昔裴頠作冠儀不知有四裴頠尚不知卿等復何愧

正光元年秋肅宗加元服時年十一既冠拜太廟大赦改元官有其注

輿服之制秦漢已降損益可知矣魏氏居百王之末接分崩之後典禮之用故有闕焉太祖世所制車輦雖參采古式多違舊章今案而書之

以存一代之迹
乘輿輦輅龍輈十六四衡轂朱班繡輪有雕虬
文虎盤螭之飾龍首銜扼鸞爵立衡圓蓋華蟲
金雞樹羽絞龍游蘇建太常十有二斿畫日月
升龍郊天祭廟則乘之
乾象輦羽葆圓蓋華蟲金雞樹羽二十八宿天
階雲罕山林雲氣仙聖賢明忠孝節義遊龍飛
鳳朱雀玄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以為飾者
皆亦圖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則

乘之
大樓輦輈十二加以玉飾衡輪雕綵與輦輅同駕牛二十
小樓輦輈八衡輪色數與大樓輦同駕牛十二
天子太皇太后皇太后郊廟亦乘之
象輦左右鳳凰白馬仙人前却飛行駕二象羽葆旒蘇龍旂旍麾其飾與乾象同太皇太后皇太后助祭郊廟之副乘也
馬輦重級其飾皆如之繢漆直輈六左右騑駕

天子籍田小祀時則乘之

卧輦其飾皆如之丹漆駕六馬

遊觀輦其飾亦如之駕馬十五匹皆白馬朱髦

尾天子法駕行幸巡狩小祀時則乘之

七寶旃檀刻鏤輦金薄隱起

馬輦天子三駕所乘或爲副乘

緇漆蜀馬車金薄華蟲隱起

軺軒駕駟金銀隱起出挽解合

步挽天子小駕遊宴所乘亦爲副乘

金根車羽葆旒畫輈輪華首綵軒交落左右騑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籍田先蠶則
乘之長公主大貴公主封君諸王妃皆得乘但
右騑而已太祖初皇太子皇子皆鸞輅立乘畫
輈龍首朱輪繡轂綵蓋朱裏龍旂九斿畫雲榛
皇子封則賜之皆駕駟又有軺車緇漆紫幰朱
裏駕一馬爲副乘
公安車緇漆紫蓋朱裏畫輈朱雀青龍白虎龍
旂八斿駕三馬軺車與王同

侯車輿公同七斿紫蓋青裏駕二馬副車亦
如之
子車緇漆草蠡文六斿皂蓋青裏駕一馬副車
亦如之闕及公侯子陪列郊天則乘之宗廟小祀
乘軺軒而已至高祖太和中詔儀曹令李韶監
造車輅一遵古式焉
太祖天興二年命禮官捃採古事制三駕鹵簿
一曰大駕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
代君司隸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

輕車介士千乘万騎魚麗鴈行前驅皮軒闟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葭唱上下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宮則設之二至郊天地四節祠五帝或公卿行事唯四月郊天帝常親行樂加鍾懸以爲迎送之節焉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鴈行更爲方陳鹵簿

列步騎內外爲四重列攢建旌通門四達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鉀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矟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使列乘輿前兩廂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車旒麾蓋信幡及散官構服一皆純黑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侍中中劉騰等奏中宮僕刺列車輿朽敗自昔舊都禮物頗異遷京已來未復更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靈太后令曰付尚書量議太常卿穆紹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

臺龍等議案周禮王后之五輅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后朝見於王所乘翟車后出桑則乘輦車后宮中所乘謹以周禮聖制不刊之典其禮文尤備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踰以此言之後王輿服典章多放周式雖文質時變輅名宜存彫飾雖異理無全捨當今聖

后臨朝親覽庶政輿駕之式宜備典禮臣等學鈇通經叨忝議末輒率短見宜準周禮備造五輅彫飾之制隨時增減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案周禮王后有五輅重翟以從王祠厭翟以從王饗賔客安車以朝見于王翟車以親桑輦車宮中所乘又漢輿服志云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爲大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爲乘輿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車加交絡帷裳非法駕則

乘紫罽軿車雲欑文畫輈黃金塗五末蓋爪在右騑駕三馬阮諶禮圖并載秦漢已來輿服亦云金根輅皇后法駕乘之以禮婚見廟乘輅后法駕乘之以親桑安車后小駕乘之以助祭出軿車后行則乘之紺罽軿車后小行則乘之以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閤輿后出入閤宮中小遊則乘之晉先蠶儀注皇后乘雲母安車駕六騩案周秦漢晉車輿儀式互見圖書雖名號小異其大較略相依擬金根車雖起自秦

造即殷之遺制今之乘輿五輅是其象也華飾
典麗容觀莊美司馬彪以爲孔子所謂乘殷之
輅即此之謂也案阮氏圖桑車亦飾以雲母晉
之雲母車即是一與周之翟車其用正同安車
既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軿車案圖飾之以
紫紺罽軿車雖制用異於厭翟而實同用於今
入閤輿與輦其用又同案圖今之黒漆畫扇輦
與周之輦車其形相似竊以爲秦滅周制百事
刱革官名軌式莫不殊異漢魏因循繼踵仍舊

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反古良由去聖久遠典儀
殊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雖經賢哲祖襲無改
伏惟皇太后叡聖淵凝照臨万物動循典故貽則
後王今輒竭管見稽之周禮考之漢晉採諸圖
史驗之時事以爲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
駕四馬加交絡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以親桑
其非法駕則御紫罽軿車駕三馬小駕則御安
車駕三馬以助祭小行則御紺罽軿車駕三馬
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宮中出入則御畫扇

輦車案舊事比之周禮唯闕從王饗賔客及朝
見於王之乘竊以爲古者諸侯有朝會之禮故
有從饗之儀今無其事宜從省略又今之皇居
宮掖相逼就有朝見理無結駟即事考實亦宜
闕廢又哭公主及王妃周禮所無施之於今寔
合事要損益不同用捨隨時三代異制其道然
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無
駕六之文今之乗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
駕四其餘小駕駕宜從駕三其制用形飾備見圖

志司空領尚書令　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

尚書右僕射李平尚書齊王蕭寶夤尚書元欽

尚書元昭尚書左丞盧同右丞元洪超考功郎

中劉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游思

進三公郎中崔鴻長兼駕部郎中薛悅起部郎

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韡騎兵郎中房景先外

兵郎中石士基長兼右外兵郎中鄭幼儒都官

郎中李秀之兼尚書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

郎中谷頴左民郎中張均金部郎中李仲東庫

部郎中賈思同國子博士薛禎邢晏高諒奚延
太學博士邢湛崔瓚韋朏鄭季期國子助教韓
神固四門博士楊那羅唐荆寶王令雋吴珍之
宋婆羅劉燮高顯邕杜靈雋張文和陳智顯楊
渴侯趙安慶賈天度艾僧櫺呂太保王當百槐
貴等五十人議以爲皇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
政郊天祭地宗廟之禮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
應更有製造周禮魏晉雖有文辭不辨形制
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爲一代典臣

以太常國子二議爲疑重集羣官並從今議唯
恩裁決靈太后令曰羣官以後議折中者便可
如奏
太祖天興元年冬詔儀曹郎董謐撰朝覲饗宴
郊廟社稷之儀六年又詔有司制冠服隨品秩
各有差時事未暇多失古禮世祖經營四方未
能留意仍世以武力爲事取於便習而已至高
祖太和中始考舊典以制冠服百寮六宮各有
差次早世升遐猶未周洽肅宗時又詔侍中崔

光安豐王延明及在朝名學更議之條章粗備焉

熙平元年九月侍中儀同三司崔光表奉詔定五時朝服案北京及遷都以來未有斯制輒勸禮官詳據太學博士崔瓚議云周禮及禮記三冠六冕承用區分璪玉五綵配飾亦別都無隨氣春夏之異唯月令有青旂赤玉黑衣白輅隨四時而變復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黃以此而推五時之冠禮既無文若求諸正典難以經證案

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及祭祀志云迎氣五郊自
永平中以禮讖并月令迎氣服色因采元始故
事兆五郊於洛陽又云五郊衣幘各如方色又
續漢禮儀志立春京都百官皆著青衣　服青
幘秋夏悉如其色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
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　冠仍
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
之冠愚謂如漢晉用幘爲允靈太后令曰太傅
博學洽通多識前載既綜朝儀彌悉其事便可

諮訪以決所疑二年九月太傅清河王懌給事
黄門侍郎韋延詳奏謹案前勑制五時朝服嘗
訪國子議其舊式太學博士崔瓚等議自漢逮
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
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
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謂如漢晉用幘爲允
尚書以禮式不經請訪議事奉勑付臣令加考
決臣以爲帝王服章方爲万世則不可輕裁請
更集禮官下省定議蒙勑聽許謹集門下及學

官以上四十三人尋考史傳量古校今一同國子前議幘隨服變冠冕弗改又四門博士臣王僧奇蔣雅哲二人以爲五時冠冕宜從衣變臣等謂從國子前議爲允靈太后令曰依議

禮志四之四第十三　　魏書一百八